

● 作者/David Petraeus ● 譯者/章昌文 ● 審者/馬浩翔

美陸軍 軍事基地 命名再思

Take the Confederate Names Off Our Army Bases

取材/2020年6月9日美國大西洋月刊網路專文

(*The Atlantic*, June 9/2020)

美軍基地以南方邦聯人物命名雖其來有自，但隨著美國國情轉變，要求改名之議甚囂塵上，本文從名稱意涵、社會變遷、和陸軍法規等數個角度切入，剖析更名的必要，確值深思。

當我看到邦聯紀念物在州或地方政府，有時是在美國民眾的堅持下遭到移除時，以邦聯軍官命名而令我心情沉重的美陸軍設施，事實上就有10處，這其中包括了陸軍最大的基地、一個對眾多軍職人員相當特別的地方：北卡羅萊納州的布拉格堡(Fort Bragg)。該地的公路標誌宣稱它是「空降和特戰部隊之家」，就我軍旅生涯中，曾三度在該處任職，而駐紮在布拉格堡的軍人，也理所當然以其在菁英單位中服役為榮，有些人稱之為「軍事體系的中心」、「母艦」，甚至是「聖地」，但是以其命名的布拉格(Braxton Bragg)將軍，本人卻是在邦聯陸軍服役。

美國目前正全力因應頻繁出現鏡頭前的警力濫用情況、系統性種族主義遺毒、阻止試圖利用合法抗議的罪犯，同時還要保護憲法和人權法案中所記載的自由，並且因應那些象徵(表彰在南北戰爭中替邦聯而戰



者)所帶來的論戰,而我們解決這些爭議的方式,將界定今後美國的國家認同。美陸軍發言人表示,美陸軍部長麥卡錫(Ryan McCarthy)目前已將基地改名事宜「交由兩黨討論定奪」,而這是明智之舉。一旦這些基地名稱擺脫傳統和鄉野傳說隱而不顯的力量,設施改名將成為一件容易,甚至是自然而然的決定。

我的軍職生涯基本上是從一系列或名為「叛軍營區」中展開,在布拉格堡,我多次與第82空降師跳傘,並在維吉尼亞州的國民兵駐地皮克特堡(Fort Pickett),以及路易斯安納州的波克堡(Fort Polk)與第82空降師的傘兵一起跳傘。我曾正式拜訪過維吉尼亞州的皮克特堡和李堡(Fort Lee)、德克薩斯州的胡德堡(Fort Hood)、阿拉巴馬州的拉克堡(Fort Rucker)*,在喬治亞州訪問過戈登堡(Fort Gordon),也在班寧堡(Fort Benning)就讀空降學校、突擊兵學校,研修步兵軍官基礎課程——而這也是無數步兵經歷過的儀式。當時,我未察覺到的一項事實,就是那時所稱的「步兵之家」,

是以班寧(Henry L. Benning) 這位南軍將領來命名的,早在1849年,當其力爭要解散聯邦,並組成一個南方蓄奴集團時,就已是一個異常狂熱的奴隸制度支持者。班寧堡的所在位置,是在成為種植園舊址的前美國原住民領域上,本身就說明了掩蓋在美國風貌下的動盪層面。

直到多年後,我才開始思考以這些人作為駐地命名所代表意義,而在服現役期間,我卻未曾多次省思——有關他們在南北戰爭時期服役的狀況、他們在戰後的活動(以戈登[John Brown Gordon]為例,這可能還涉及他在初代三K黨[Ku Klux Klan]中擔任的領導角色)、他們受表彰之因,或是各營區落成時機,也未曾考量對於許多在這些設施中服役的非裔美國人,這些名字所具之涵義——這是我們理當留意的面相。與軍隊所具備之諸多樣貌一般,每件與傳統有關的事似乎都牢不可破、經得起時間檢驗,而且不朽,這些名字具有新層次的意涵,讓我們忽略了那些以其為名之人的所作所為。

(Source: DVIDS)



軍人在培養專業期間，經常研習不知為何而戰的領導者戰術和作戰技能，學習如何贏得一場特定種類的戰役，這和學習如何在戰爭中取勝相去甚遠，但特定將領在戰術天分上所具備的聰明才智，仍然不應受到舉世欽佩，甚或成為一種宗教信仰。1970年代初期，當我還在西點軍校就讀時，著迷於李(Robert E. Lee)將軍和傑克遜(Stonewall Jackson)，沒人(至少不在我們的軍事史課程中)鼓勵學員深思他們究竟為何而戰。而在我整個陸軍職涯中，我也遇到南軍指揮官形形色色的熱誠追隨者，其中又對李將軍特別崇敬。

巧合的是一除李將軍之外——大部分用來為美國基地命名的南軍將領不是資質平庸，不然就是無能的戰場指揮官*。例如，布拉格就是位很差勁的軍事領導者，他在1837年從西點軍校畢業後，參與第二次塞米諾爾戰爭(Seminole War)和墨西哥戰爭(Mexican War)，他的血氣之勇與極其易怒同樣出名，布拉格的脾氣極差，格蘭特(Ulysses S. Grant)在其回憶錄中描述過一則陸軍老故事，有位長官曾經斥責布拉格，「天啊，老兄，你與陸軍中的每個軍官都起過爭執，現在你和自己都吵起來啦！」布拉格的不合群削弱其戰力，導致他在1863年11月的查塔努加戰役(Battle of Chattanooga)大敗，最後從邦聯陸軍倉促辭職。

若是布拉格與其他多數叛軍中受推崇者一樣，並未受到由「邦聯之女聯合會」(the 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之類組織，以及某些所見略同歷史學者推動之紀念「敗局命定」(Lost Cause)行動抬舉，他或許也不過是歷史上某個沒沒無聞之輩罷了。

布拉格堡和其他大部分受質疑的駐地，不是建在敗局命定運動高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是美國正拼命備戰因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1940年代初期，陸軍領導人(遑論當時的政治人物)的確都想拉攏這些營區所在的南方各州，他們屈從於——在許多情況下甚至認同——敗局命定的懷舊之情，整個1930年代重建期間，當此趨勢減緩卻餘波盪漾時，也贊助了許多平民雕像、街道命名和紀念建物。很多時候，陸軍之見不過是反映那些其所效力的社會罷了。

對一個目標放在贏得戰爭的組織而言，在以敗軍之將命名的設施中接受訓練確實很古怪，但當我們考量到這些軍官賣命作戰的原因時，我們開始感受到有關內戰的混亂記憶。畢竟，這些基地都是「聯邦」設施，誓言支持和捍衛美國憲法的軍人之家。看到那些基地名稱的由來，都是以嘲諷拿起武器和為奴役他人權利對抗美國之人而命名時，任何人免不了都會加以關注，現在雖有些遲，卻是我們該留心的時候了。

例如，這讓我認真思考，並且注意到我的母校西點軍校，用了一座大門、一條馬路、整個住宿區，還有一座營房來尊崇李將軍，而其中最後一處更是興建在1960年代。李與一名被奴役者的肖像掛在學生圖書館牆上，鄰近牆上與之相望的，是他在內戰期間的勁敵格蘭特。

李的過去實際上與西點軍校和美陸軍密不可分，在他擔任北維吉尼亞邦聯軍指揮官前，李是位優秀的軍校學生、墨西哥戰爭中傑出的工兵署長、後來還是西點軍校校長，我並非建議抹除他在這段歷史中的角色，除可學到其戰場技能外，

還有人性弱點、相互矛盾的忠誠，以及導致他選擇維吉尼亞而非美國的社會壓力。如果我們試圖從美國機構記憶中消除其存在事實，我們就會冒著落入威權政體陷阱的風險，那種政體慣常且全面性抹殺國家歷史，好像全然未曾發生過一樣。民主國家之所以與眾不同，就在於即便是最棘手的議題，都能以強而有力，且有憑有據、帶著敬意與審慎的方式加以辯論，並從中借鑑過去錯誤。但記得李的優缺點、軍事上和個人成敗，與敬仰他不太一樣。

邦聯紀念物只是許多美國人從前可接受，而現在卻批判看待的情操中最明顯一例，一旦無保留頌揚了如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威爾遜(Woodrow Wilson)這樣的人物(僅舉三人為例)，就會固執己見，並以我們現在發覺極有問題的方式行事。在移除華府國家大教堂崇敬李將軍的鑲嵌玻璃窗，於此同時，(在經過有風度的辯論後)卻保留了狂熱的種族隔離人士威爾遜，就可看出此議題之所以複雜的原因。

但邦聯領導人與這些其他例子不同之處，不單是在程度上，類型上亦然：質言之，李、布拉格，和其餘觸犯叛國罪的人，無論他們對此有多痛苦糾結^{*}，大多曾經身著美陸軍制服，而陸軍不應容許任何慶祝活動，來紀念那些叛國者。

身著軍服者有句經久不變的格言是：不知道如何結束一場戰爭就千萬別開戰，而這可算是場記憶之戰。這些用邦聯將軍命名的營區，是建立在現行編纂用以律定紀念軍人標準的第1-33號陸軍法規(Army Regulation 1-33)制訂前。但屢見不鮮的是，當發覺陸軍無法體現其主要價值觀時，也會採取改進措施。法規提及「再紀念或再落成行為極不受鼓勵且不適當」，同時也指示一個可供遵循的明確行政程序，而現在該是貫徹程序的時刻了。

我們或可依法規細節取消叛軍將領的資格：畢竟在他們遂行其受到表彰的行動時，並未實際在美陸軍服役過。儘管如此，我寧願以他們不符合該規則第二個條件的字面意義或精神的理由來取消其資格：「紀

念活動將尊崇已逝英雄，和美國社會所有種族的其他已逝英傑，且將以他們來激勵其軍中袍澤、雇員、和其他公民。」

共和國的魅力讓我們許多人願奉獻自身專業，在於其再三展現之平等定義中所擁有的包容能耐，且美軍經常在引領社會變革，尤其是在族群融合方面。美國人民不是生活在一個能用布拉格、班寧，或李將軍就能鼓舞人心的國家，而承認此一事實至為重要，若做不到，以在危急關頭身先士卒為榮的陸軍，只能為力保美國建國之初承諾過兼容並蓄的未來前景，擔任最後一道防線而奮戰。

註：本文以邦聯將軍命名的軍事設施清單中，先前包括了傑克孫堡(Fort Jackson)在內，然而傑克孫堡實則以傑克孫(Andrew Jackson)總統命名。

作者簡介

David Petraeus係美陸軍備役上將，於2011至2012年間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

Reprint from *The Atlantic* with permission.